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八至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九十六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　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爲築外宫而舍之及貫髙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悔不令理厲王母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世縣也索隱案漢書作毋家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

陽侯索隱漢書作褢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剄古鼎反剄謂刺剄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集解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己足反反谷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黄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

其郎中春為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集解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集解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

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蕳忌謀殺以閉口索隱蕳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

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集解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繫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

不以聞集解文頴曰忌簡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

請處蜀郡嚴道卭郵集解徐廣曰嚴道有卭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卭來山有郵置故曰道嚴卭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索隱案樂彦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稟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

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

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帝系云堯黄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

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集解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正義諡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

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邉越

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

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集解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

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集解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集解徐廣

曰一云毆擊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案巧者謂善用劒也乃名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樂彦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　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

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案樂彦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

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集解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

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索隱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集解駰案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集解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集解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

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壯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寛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宫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

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絶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
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
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盖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

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觧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

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

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覩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賜號為劉氏祭酒（集解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煑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集解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

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集解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

横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集解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集解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

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令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集解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

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黙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

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集解徐廣曰一作嫶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二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集解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索隱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集解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令我令樓緩集解駰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皐之口正義成皐城在河南澠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頳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壯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人言曰絶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即成皐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集解徐廣曰大鐮謂之剴音五哀反或是鐖予索隱劉氏鐖音吾裹反鑿音自各反又鐖鄒音機鐮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

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耐古耏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

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集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集解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

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集解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集解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集解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

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集解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正義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

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集解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集解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賔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集解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

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集解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集解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

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集解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

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賔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郤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集解徐廣曰密豫作

計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

御者姧無采與奴姧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竒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賔客賔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鏃矢集解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救漢書作枚劉向别録云易家有救氏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吴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鍭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

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按漢書表大行息索隱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司馬安也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

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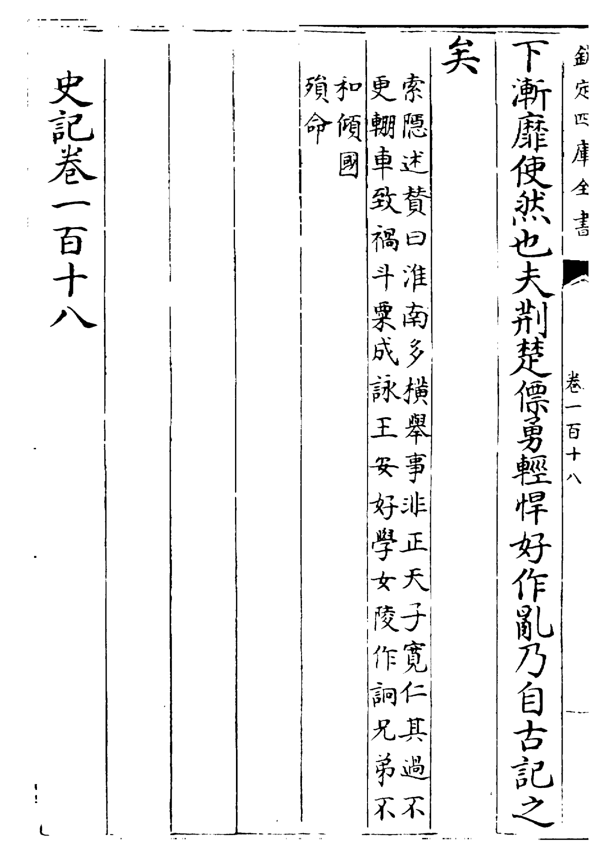
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横舉事非正天子寛仁其過不更翶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卷一百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爲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註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靁被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侲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

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

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吕氏春秋

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令戎令摟緩先要成皐之口集觧漢書直云緩無摟字

摟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

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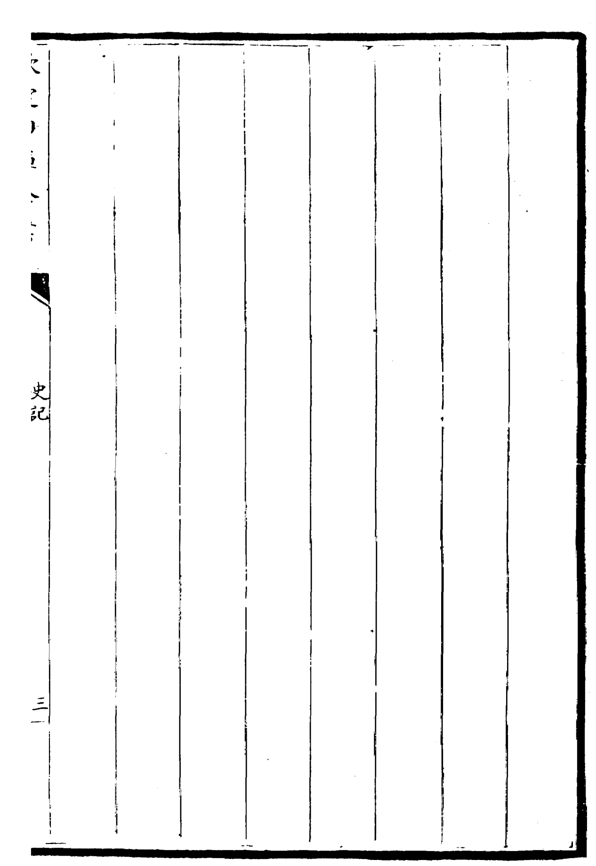
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摟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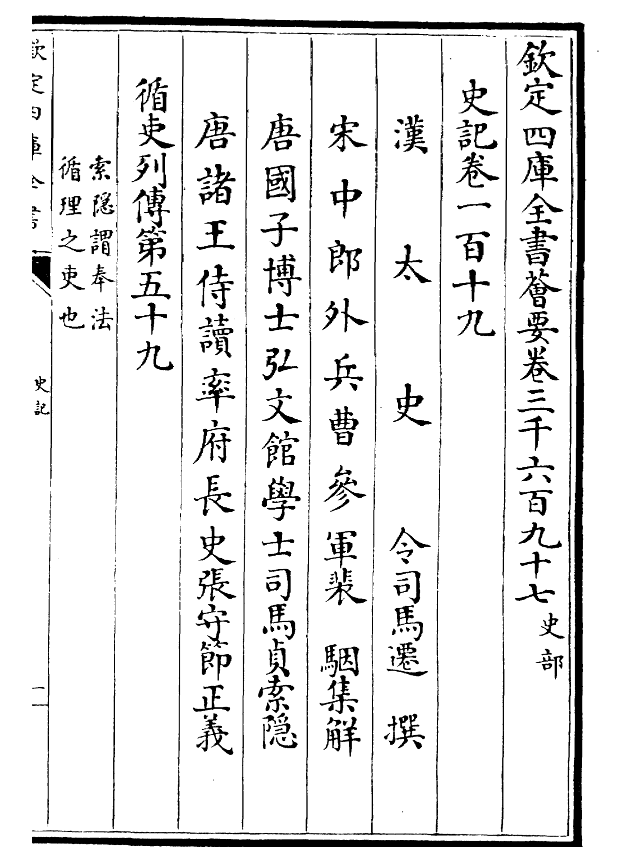
産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産上有家字

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臣照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予否則二字狩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九十七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

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集解駰案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户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

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贄為相索隱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贄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盖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集解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集解駰案皇覽曰子産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産死孔子泣曰子産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産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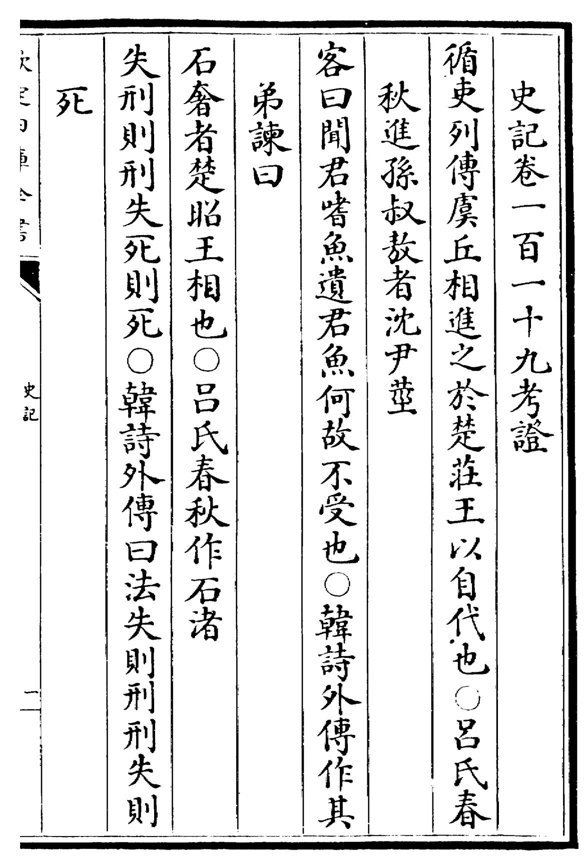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産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産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劒爲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十九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莖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集解文穎曰六

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以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内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

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集解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索隱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集解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集解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集解如淳曰厠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厠也厠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集解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集解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

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貰音時夜反貰賖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集解如淳曰按三輔黄圖云未央宫中有高門殿中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集解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名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

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

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

法集解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

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集解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二萬六千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假宏索隱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集解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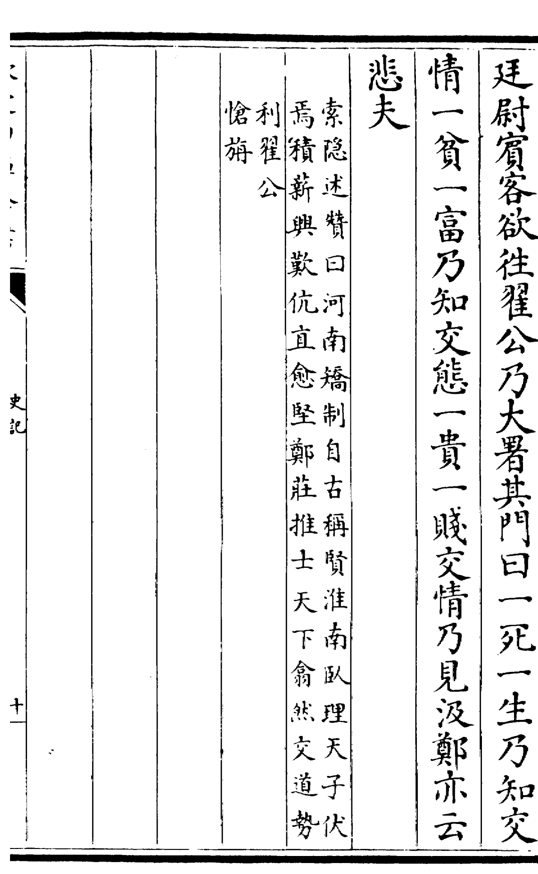
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集解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集解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黄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隠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集解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集解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僦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僦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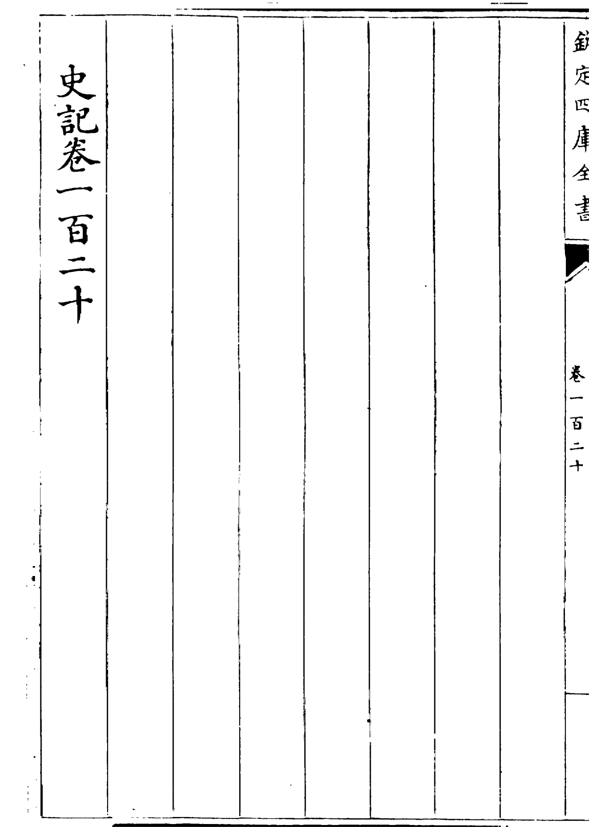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集解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集解徐廣曰邽一作邽索隱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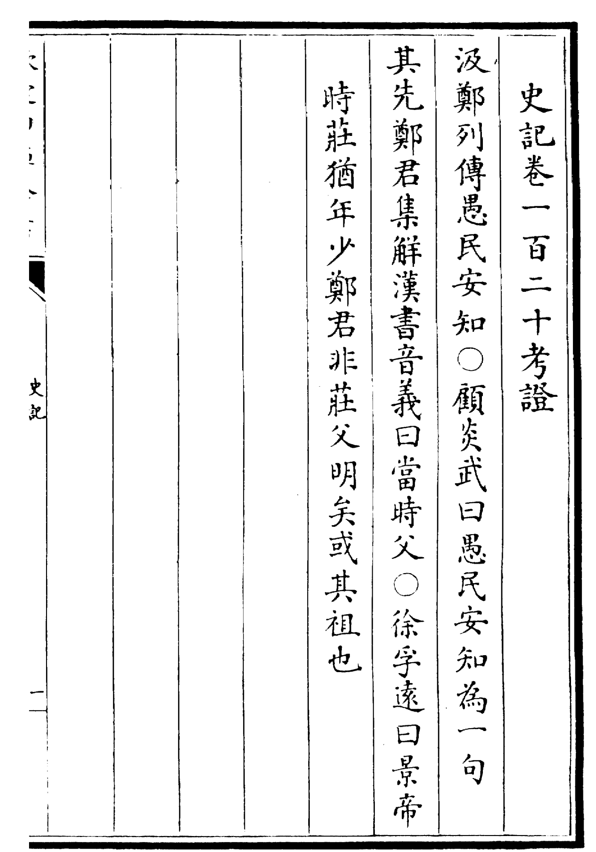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史記卷一百二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　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集解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集解駰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正義顔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集解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集解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正義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正義案左右内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括地志泮宮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内宮之内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集解徐廣曰楚元王郢客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賔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集解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集解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内史索隱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黄生爭論景帝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蕃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集解駰案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

受之索隱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寛兒寛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謂兒寛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厮養卒厮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寛寛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寛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寛位至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寛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歘爾復出古訓復申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雠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竝為之傳也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公戶姓滿意名也索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　桓生單次索隱

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集解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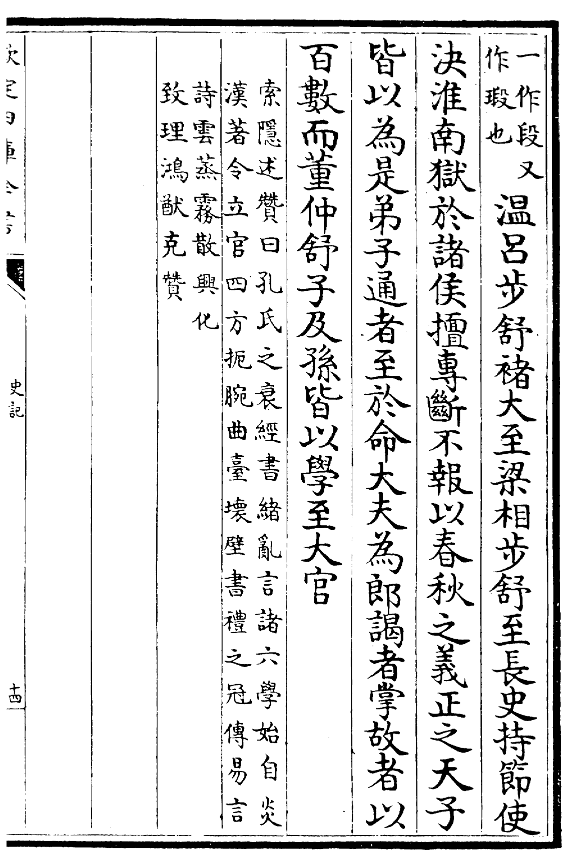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集解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集解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


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隷也靡末也胥靡末隷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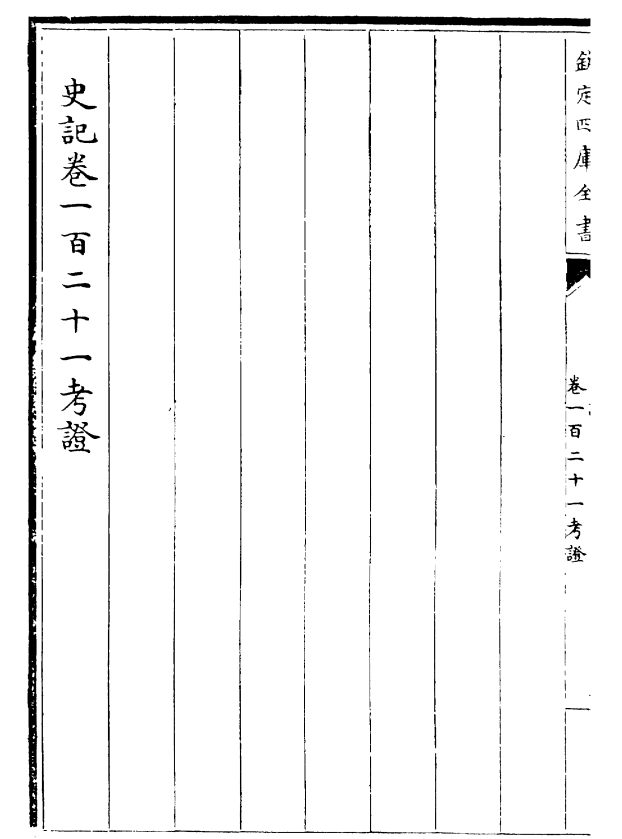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駰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顔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

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八第十二頁後八行此及後守武
闕正義末皆有闕文二字葢舊本以正義有缺
故注此二字各本溷入正義中今作小字旁寫
考證第一頁後三行四行而令後人不敢效也刊
本效訛郊今改
卷一百十九第三頁前八行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下什伍兩字疑誤
卷一百二十第三頁後四行孟康曰刊本康訛東

今改

第五頁後五行賈人與市者刋本賈訛買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應劭曰刋本劭訛邵今改

第九頁前七行僦音即就反刋本即訛郎今改

卷一百二十一第二頁後二行齊魯之間刋本間

訛門據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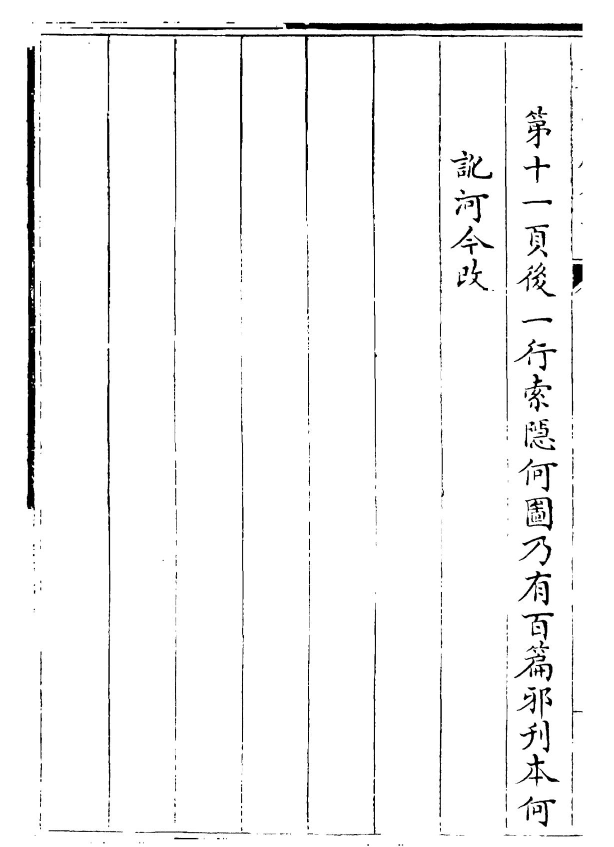
第二頁後五行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

鄉温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右相

傳以為秦阬儒處也刋本湯訛陽三里訛三百里以下脫為字據漢書儒林傳注改

第六頁後二行入見高祖於魯南宮據正義引括地志及鄭康成泮宮說觧之則南宮疑當作泮宮

第十一頁前八行孔臧與安國書云刋本脫書字據毛本索隱增又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刋本脫惟字據索隱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索隱何圖乃有百篇邪刊本何

訛河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